詩經通論

詩經通論卷七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賓珊王篤校訂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通韻也○賦○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本韻也下同○賦○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本韻

小序謂美秦仲劉公瑾疑爲美襄公無有

定也小序謂下篇爲美襄公故此云美秦仲以其爲秦風首耳其臆測亦可見

僞說謂襄公爲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以詩中有並坐字謂臣不當與君並坐也然亦武斷何玄子謂鼓瑟者並坐亦非語氣意或草創之時君臣習狎容有之耶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本韻

心賦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迅公曰、快左、白之、貢舍、

下洵凡

拔則獲本韻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本韻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本韻

小序謂美襄公然未知爲何公其曰媚子從狩恐亦未必爲美也

歌驕依舊解作犬名爲是若作歌其驕解非古人語氣秦風諸詩多慓悍自喜之意洵乎言乃心之聲也

駟鐵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本韻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本韻○賦○四牡孔阜六轡在手本韻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本韻龍盾之合

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韻本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韻本○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韻本

序謂美襄公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一詩作兩義非也偽傳謂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意近是何玄子曰襄公當幽王時為西垂之大夫未為諸侯也而所遣者亦大夫耶此服非大夫之臣亦可稱大夫也鄒肇敏曰凡勞詩或代為其人言或代為其室家言而此詩言念君子則襄公自念

其臣子予初亦疑厭厭良人為婦目夫之詞以孟子其良人出唐風如此良人何證之殆合然黃鳥哀三良亦曰殲我良人雅之桑柔亦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何也若為宋家代述則種種軍容固無煩如此亂稷耳何玄子曰先秦之世良人為君子通稱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亦謂良人君子也二說皆通

二章戎車為驷馬兩服兩驂上章言兩服曰

騏馵此章曰騏馵騏卽馵特變字耳故騏字不變也何玄子曰爾雅謂馵白駁蓋馬有馵色有白色故曰駁上章曰馵因其白之在足也此章曰馵因其馵之在體也亦有理○三章鏤膺補傳曰韔以虎皮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嚴氏曰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爲彼鉤膺也補傳爲長二說皆是寫軍容之盛細述其車馬器械制度刻琢

興與于斯極矣漢賦迥不能及言念君子以下忽又爲平淺之音空淡之句一篇之中氣候不齊陰晴各異宜乎作序者不知之以爲兩義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此、洄、句、閒上在字注脚、特、加描繪○一○番耳故皆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本韻宛字○下同興也○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本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

在水中沚 本韻

此自是賢人隱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詩

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遡洄遡游兩

番摹擬所以寫其深企願見之狀于是于

上在字加一宛字遂覺縹緲情欲飛入神之

筆上曰在水下曰宛在水思之以為賢人

隱居水濱亦以此知之也 集傳曰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

詩明先曰道阻且長後曰宛在乃以為皆

不可得何耶如此粗淺文理尚不之邪逞

言其他既昧詩旨且使

人不見詩之妙可歎哉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本韻也下同興○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本韻

小序謂戒襄公按此乃美耳無戒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本韻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本韻興也○

下同○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本韻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見文六年左傳

集傳云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壙其罪有所歸矣

其言蓋本之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
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于魏顆矣
予由又本之予瞻其過秦穆公墓曰穆公
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拔
詩三章明言穆公又左傳曰秦穆公之不
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鄭氏曰從死自
殺以從死孔氏曰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
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
之過此唐以上人所論知此偏是宋人有
此深文何也其意以穆公尚爲賢主康公

庸鄙故舉而歸其罪不知從死乃秦戎狄之俗非關君之賢否也何必爲穆公回護而歸罪康公哉朱又執臨穴惴慄之詞爲康公迫死鄭氏則以爲三人自殺其臨穴惴慄爲秦人視其壙語今平心按之其事出于穆公之命三人自殺要皆不得已焉耳豈樂死哉卽使臨穴惴慄亦自人情不必爲之諱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本韻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本韻○興○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本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本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謂刺康公棄其賢臣此臆測語集傳屬之婦人亦無謂僞說謂秦君遇賢始勤終怠稍近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本韻○興○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

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本韻○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本韻

小序謂刺用兵無刺意集傳倣之謂秦俗強悍樂于戰鬬詩明有王于興師之語豈可徒責之秦俗哉觀其詩詞謂秦俗強悍樂于用命則可矣僞傳說謂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此近是然不必云周人也犬戎殺幽王乃周人之仇秦人言之故曰同仇子指周人也

首二句毛傳謂興是取下與子同之意也

如以爲賦則夾雜矣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本韻〇賦也〇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本韻下同

秦康公爲太子送母舅晉重耳歸國之詩

小序謂念母以悠悠我思句也未知果然

否大序謂卽位後思而作尤迂

〔增〕悠悠我思句情意悱惻動人往復尋味

非惟思母兼有諸舅存亡之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本韻○賦也下同○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本韻于嗟乎不承權輿

此賢者歎君禮意寖衰之意

一章先言居再言食即適館授餐意二章單承食言由無餘而至不飽條理井然其每食四簋句承上接下在有餘無餘之間可以意會初不有礙其上一言居下皆言食者以食可減而居不移故也又夏屋渠

渠句即藏食有餘在內故是妙筆自鄭氏不晾此意以夏屋爲食具近世楊用修力證之謬也然即知夏屋之非食具而知此詩意之妙者鮮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本韻

兮賦也下同○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本韻○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本韻

此詩刺游蕩之意昭然小序謂刺幽公恐子字未安毛傳謂子爲大夫不與序同然具此樂舞自屬君大夫之列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本韻○賦下同也○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此句不用韻不績其麻漢王符潛夫論作女市也婆娑本韻○穀旦于逝越以鬷邁本韻視爾如荍貽我握椒本韻

大序謂男女淫荒是寬泛語何玄子謂陳風巫覡盛行似近之蓋以舊傳大姬好巫

而陳俗化之婆娑舞貌巫者必舞也漢王符潛夫論曰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云云足證詩意又按其于市作女亦疑是蓋市也二字未順而上既云南方之原又云市亦重疊若果爲女字則上于仲之子當爲男言男既婆娑女也婆娑是爲男巫女覡也不然兩婆娑亦疊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本讀例字

下○賦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

齊之姜本韻○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本韻

此賢者隱居甘貧而無求于外之詩一章甘貧也二三章無求也唯能甘貧故無求唯能無求故甘貧故一章云可以即豈其必之意也二三章云豈其必即可以之意也一章與二三章詞異意同又因飢而言食因食而言取妻皆飲食男女之事尤一意貫通

樂飢毛傳云樂道忘飢集傳云玩樂忘飢

皆添字非鄭氏以樂作𤻲意與療同撰字更武斷且飲水果可以療飢乎大抵皆不知古文有倒字法也倒字趁韻爲多樂飢猶飢樂謂雖飢亦樂也猶孔子蔬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之意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本韻亦○興也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本韻○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本韻

玩可以可與字法疑即上篇之意取妻不必齊姜宋子即此淑姬可與晤對咏歌耳又是上篇注腳所謂可以即豈其必之意是矣

晤本訓明今毛傳曰遇也鄭氏曰猶對也孔氏曰釋言遇偶也是遇亦為對偶之義與鄭同按此雖皆非確義然猶可通集傳云晤猶解也則無此理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本韻

下同○興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本韻

此詩未詳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本韻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本韻賦也下同○比而○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本韻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本韻

小序謂刺陳陀是觀詩中云夫云國人則爲君國之事而非民間之事矣蘇氏曰陳

陀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陀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陀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智不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指陳陀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誰爲此乎可謂善說此詩矣集傳以誰昔爲疇昔大謬

一章墓門有棘必須斧以斯之以比國有不良必須去之○二章鴞止于梅亦比佗之在國也歌以訊之非別有歌意即此詩也予

不顧猶不顧予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本韻

○比而賦也下同○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

心焉惕惕本韻

小序謂憂讒賊大序以陳靈公實之不知

是否

朱鬱儀解每章首二句曰水隄曰防陵青

曰苕鵲巢于木不于防苕生于下濕不于

丘唐中非甓所也鷊謂綬草亦生下濕非

卭之所產也此說似通何玄子以鷊爲鳥名亦近是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賦也下同○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本韻○三章皆同韻兮

自小序以來皆作男女之詩而未有以事實之者朱鬱儀以爲刺靈公之詩何玄子因以三章舒字爲指夏徵舒意更巧妙存之

似方言之聱牙又似亂辭之急促尤妙在三章一韻此真風之變體愈出愈奇者每章四句又全在第三句使前後句法不排蓋前後三句皆上二字雙下一字單第三句上一字單下二字雙也後世作律詩欲求精妙全講此法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本韻○先○作○問○者○信○辭○匪適株林從夏南○答○以○疑○辭○賦下同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本韻○再○叙○以○信○辭○不○更○端○露○夏○南○字○仍○若○疑○乘我乘車朝食于株本韻叶殊

刺陳靈公淫夏姬之詩

設問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乎曰匪適株林從夏南或他適耳然見其駕我乘車以舍于株野且乘我乘車以朝食于株則信乎其適株林矣但其從夏南與否則不得而知也二章一意意若在疑信之間辭已在隱躍之際詩人之忠厚也亦詩人之善言也

集傳云蓋淫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按夫死從子夏

姬在于家言夏姬則必言夏南此定理也詎以是見詩人之忠厚哉

首章詞急迫次章承以平緩章法絕妙曰株林曰株野曰株三處亦不雷同說于株野朝食于株兩句字法亦參差短章無多能曲盡其妙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本韻○興也下同○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

悁悁本韻○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本韻

序謂刺時男女相悅集傳謂與月出相類但詩云傷如之何云涕泗滂沱苟男女相念奚至于此是必傷逝之作或謂傷泄冶之見殺則與意不合未詳此詩之旨也

陳詩十篇集傳以爲淫詩者六既誤解鄭聲淫豈陳聲亦淫耶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本韻○興也下同○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本韻○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本韻

小序謂大夫以道去其君以詩中豈不爾思句也大序謂君好絜其衣服則執泥矣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鄶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此詩云逍遙翱翔意近之矣

三章日出有曜陸農師曰言日出有曜然後

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也而反以燕游
又與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異矣亦新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此句下章無）勞心慱慱本韻兮賦也下同○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此句韻上章）本韻兮（無）○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本韻兮

小序謂刺不能三年舊皆從之無異說今按之其不可信者十時人不行三年喪皆然也非一人事何必作詩以刺凡衆之人

于情理不近一也思行三年喪之人何至于勞心慱慱以及傷悲蘊結之如是此人無乃近于杞人耶二也玩勞心諸句與予同歸諸句必實有其人非虛想之辭三也舊訓庶爲幸是思見而不可得設想幸見之也既幸見之下當接以我心喜悅之句方合今乃云傷悲何耶四也喪禮從無素冠之文毛傳云素冠練冠也鄭氏不以爲練冠而以爲縞冠孔氏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繒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據玉藻縞冠素

紕既祥之冠也爲說觀此則毛鄭已自齟
齬然鄭爲縞冠亦非也玉藻縞冠素紕閒
傳鄭註云黑經白緯曰縞此何得以素冠
爲縞冠乎玉藻鄭註云紕緣邊也此何得
以素紕爲素冠乎五也喪禮從無素衣之
文毛傳曰素冠故素衣混甚鄭氏据喪服
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爲說曰
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
也按朝服緇衣素裳禮無其文乃鄭自撰
以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以

爲韠從裳色故知素裳然則士冠禮止言素韠非言素裳也卽使爲素裳非言素衣也何得明改詩之素衣以爲素裳乎六也喪禮從無素韠之文孔氏曰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有韠檀弓說旣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可爲明證七也且鄭之解素衣素韠唯据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朝服爲說其于素衣素韠旣已毫不相涉且朝服吉服

也小記不過言祥祭之日得以借用其服非朝服爲祥祭之服也安得以朝服惟爲祥祭之服而言此詩爲祥祭服耶可笑也八也且小記之說本以成喪對殤喪言此期功之喪皆是非言三年也誤而又誤九也不特此也詩思行三年之人何不直言齊衰等項而必言祥後之祭服如是之迂曲乎則以上亦皆不必辯也十也而素冠等之爲常服又皆有可證者素冠孟子許子曰冠素又皮弁尊貴所服亦白色也素

衣論語素衣麑裘曹風麻衣如雪鄭云麻
衣深衣也鄭風女子亦著縞衣古人多素
冠素衣不似今人以白爲喪服而忌之也
古人喪服唯以麻之升數爲重輕不關于
色也素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
韠又于皮弁服云素積緇帶素韠玉藻云
韠君朱大夫素則又不必言矣
此詩本不知指何事何人但勞心傷悲之
詞同歸如一之語或如諸篇以爲思君子
可以爲婦人思男亦可何必泥素之一字

遂迂其說以爲刺不能三年乎素冠者指所見其人而言因素冠而及衣韠即承上素字以衣韠爲換韻不必泥也棘人其人當罪之時易坎六爻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是也欒欒拘欒之意著如舊解以棘訓急孔氏謂急于哀戚甚牽强至以欒欒爲瘠貌尤不切合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本韻○比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也下同

樂子之無家（本韻）○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本韻）

序謂疾恣思無情慾者解者因以夭為少無知為無妃匹之意殊牽强集傳謂政繁賦重人不堪其苦歎何為怨及家室乎家室明是指妻乃以無家為無累豈非飾辭乎

愚意此篇為遭亂而貧窶不能贍其妻子之詩指萇楚而比之不能如彼之無知無家室之累也以歪意論無知是無家室前

一層意正意在無家室上以比意論無知指萇楚又爲正意而無家室則寓言耳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本韻賦也 起、得、發、忽、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本韻賦也 風、致、紀、勝、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本韻興也○

小序謂思周道是辨說謂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然西歸好音之說爲何

三章首二句是興乃覺其妙或以爲比若索小鮮出于老子不應先有之且意味亦酸腐矣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本韻

○興也下同○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本韻○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本韻

頗指麻言奇

大序謂刺昭公第以下篇刺共公此在共

公前也或謂刺共公或謂刺曹羈皆臆測大抵是刺曹君奢慢憂國之詞也

掘閱朱鬱儀曰管子云掘閱得玉是閱穴字通也麻衣鄭氏謂深衣是也古禮服喪服布皆是麻未有木棉也吉凶唯以升數爲別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本韻也○興○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本韻○興也○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

子不遂其媾本韻興也。○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取喻皆不得人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本韻比也。

大序謂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按左傳僖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遂執曹伯襄以畀宋人即共公也序不言傳文者示其爲在傳之前也然曰共公則用傳明矣

一章毛傳謂候人爲賢者似鹵莽或謂候人即在三百赤芾之中然詩明有兩彼字亦

非按此亦興意言彼候人尚何戈與祋任其職則必供其事彼三百赤芾者何爲耶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本韻）兮（下與此同也）○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弁伊（此、帶、處、前、後、言、帶、處、）騏（本韻）○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從上言、儀、飾、此、末句）不忒正是四國（本韻）○鳲鳩在桑其（從上言正國、飾、）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此、末、句）（本韻）

小序謂刺不壹詩中純美無刺意或謂美振鐸或謂美公子臧皆無据唯何玄子謂曹人美晉文公意雖鑿頗有似處今錄而存之曰左傳晉文公爲公子時出亡過曹曹伯不禮焉及卽位伐曹執曹伯以畀宋人事在僖二十九年于是周襄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遂盟諸侯于踐土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云云公悅乃復曹伯此詩之作蓋在曹伯復國之

後其取興于鳲鳩者以鳲鳩養子均平頌文公之待曹國與他國無異也尊之爲鳲鳩而自居于子者亦猶文王之時大邦畏力小邦懷德皆怙文王如父也其曰正是四國則亦唯晉爲盟主始足當之襄王策命中所謂以綏四國是也愚按曹爲蕞爾國凡詩四篇前後三篇氣象皆衰颯不振不應此篇獨爲盛美贊頌之辭又正是四國及胡不萬年等句皆近頌天子語曹君安得有此今何氏謂頌晉文頗覺脗合蓋

其時小國于覇主尊之若天子與

鳲鳩四章章六句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本韻○比而賦也下同○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本韻○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本韻○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本韻之

此曹人思治之詩大序必謂共公時無据

四章 郇伯爲文王子曹人必不遠及之是必其後人亦爲郇伯者然不可考其世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八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豳

豳風者何七月一篇也何以繫于諸風之末蓋豳風志王業之本雖爲王業之本然既不可入于周召又不可雜于諸國故繫于末也猶之繫商頌于周魯之後之意然何以不入雅其體爲風非雅也故不入雅也自餘爲周公之詩與豳無與而同爲豳

風者何蓋二南之詩以二公未封前之地而名非周公召公之謂也則周公之詩未可盡入周南又其體爲風不可入雅又周公未之國不可以名魯風故附于豳風之後以豳風惟一篇合之可當一國之風云爾此豳風之大旨也或謂豳公爲諸侯故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美刺成王故不得入成王之正雅或謂周公居東都思先公憂勞民事比敘己志而作鴟鴞以下亦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或

謂周公以冢宰攝政作豳風一篇以戒成王後人因取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附焉諸說皆所不取又或謂君臣相誚不得爲正故爲變風居變風之末言變之可正尤非又或妄以豳雅豳頌爲言或因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或因謂本有豳雅豳頌而亡之或因謂七月全篇其爲風雅頌隨事而變其音節或謂雅頌之中凡爲農事皆可冠以豳號並邪說

時〻下〻同 入〻事〻下〻同〻 〇去〇十〻言〻一〇二〇訂〇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本韻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

栗、烈、本韻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本韻三〇之〇上〇一、二三之日于耜、以〇二〇二〇爲、三、四奇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本韻〇賦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

也、物、下、下同、同、言、女、皆〇一字字貼女〇息奇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本韻〇

灭、夾、一、句、〇前〇吾〇淒〇婉〇之〇詞〇妙〇絕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

如〇絕

歸、本韻〇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本韻蠶月條桑取

句、寫、隆〇三〇月、

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柔桑、本韻七月鳴鵙、八

補、麻、〇應〇上〇公〇子

月載績本韻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本韻

〇四月秀葽五月鳴、蜩、本韻八月其穫、十月隕

〇、〇、〇應〇前〇句〇

蘀、一之日于貉、本韻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本韻二

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本韻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

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本韻○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本韻

八月剝棗十月穫稻本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本韻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本韻○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本韻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本韻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上入執宮功本韻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本韻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本韻○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本韻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本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本韻

小序謂陳王業大序謂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皆非也豳風與周公何與以下有周公詩及爲公詠之詩遂以爲周公作此揣摹附會之說也周公去公劉之世已遠豈能代寫其人民風俗至于如是之詳且悉耶篇中無言后稷事大序

及之尤無謂集傳皆誤承之

一章首章以衣食開端七月至卒歲言衣三之之月至末言食衣以禦寒故以秋冬言之農事則以春言之十一月至二月此四月篇中皆以日爲言殊不可曉愚意只是變文取新非有別義吾見求其義者旣無確論及因是以失詩之妙可歎也集傳云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之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其言尤不可解○二章蔡毛傳云白蒿也所以生蠶非謂蠶啖也集傳

謂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幾會見蠶啖白蒿來彼講格物之學者有此格物否公子豳公之子乃女公子也此採桑之女在豳公之宮將隨女公子嫁爲媵故治蠶以備衣裝之用而于採桑時忽然傷悲以其將及公子同于歸也如此則詩之情境宛合從來不得其解且寫小兒女無端哀怨最爲神肖或以爲春女思男何其媟慢或以爲悲遠離父母又何其板腐哉

○三章　蠶月三月也亦變文取新猶孔氏曰

猗也低小之桑不斬其條但就樹以採其葉是也集傳謂取葉存條曰猗本蘇氏說公子裳說見上○四章此章言取獸爲裘首章言無衣無褐蠶桑以爲衣取獸爲裘亦兼爲褐意于貉猶上下之于耜于茅先言于貉者往取貉也鄭氏謂搏貉以自爲裘狐狸以共尊者是也集傳曰貉狐狸也不惟貉非狐狸狐與貍亦別稚子皆知乃以貉狐狸三者爲一物有此格物否且若曰往取狐狸又曰取彼狐狸亦無此重疊文

法也爲公子裘應上爲公子裳○五章此章主言時寒以見其改歲入室之俗又因衣褐之餘而及之也言時寒皆于物類上見五月斯螽已動股矣六月莎雞已振羽矣七月猶在野八月則已依人之宇下九月依人之戶內十月蟋蟀且入我之牀下矣以見豳地孟冬蚤寒如此五六七八九十月六句一氣直下文義自明首言斯螽莎雞末言蟋蟀中三句兼三物言之特以斯螽莎雞不入人牀下惟蟋蟀則然故獨蟋

蟀于後古人文章之妙不顧世眼如此然道破亦甚平淺第從無人能解及此則使古人平淺之文變爲深奇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笨伯哉後人皆從之且有今世自詡爲知文者謂七月三句全不露蟋蟀字于下始出以爲文字之奇則又癡叔矣羅願曰莎鷄鳴時正當絡絲之候故豳詩云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也此又以七月三句單承莎鷄言益不足與論

矣集傳曰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陸璣云斯螽蝗類長而青或謂之蚱蜢莎雞色青褐六月作聲如紡絲故又名絡緯（今人呼紡績娘）若夫蟋蟀則人人識之幾曾見三物爲一物之變化乎且月令六月蟋蟀居壁詩言六月莎雞振羽二物同在六月經傳有明文何云變化乎依其言則必如詩五月之斯螽六月變爲莎雞七月變爲蟋蟀整整一月一變乃可世有此格物之學否豳詩皆夏正十月曰改歲

者以冬成也今人于孟冬便有徂年傷暮之思古今一也集傳引呂氏說亦非○六章

叔當訓收聲之轉也○七章上入執宮功治邑居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也集傳謂二畝半爲廬在田二畝半爲宅在邑非辨見孟子五畝之宅下索綯索也綯爾雅絞也索綯猶云綯索亦倒字法集傳曰索絞也綯索也全相反絕可怪若以索讀本字綯訓索字則爲索索若依綯本訓絞今索又訓絞則爲絞絞通乎不通孟子集註又曰綯絞也何不檢至此

又曰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連上章合本章混而爲一謬（解見上）又曰故晝往取茅夜而索綯亟升其屋而治之尤謬于茅索綯豈爲治屋用治屋用索何爲鄭氏于于茅索綯曰以待時用不言其何所用孔氏曰爲蠶用恐亦臆說然總未有以爲治屋用也註疏竟不睹亦奇愚按于茅索綯亦非一事茅非可爲索也茅或爲蠶用古人藉物多用茅索則不知其何用也○（八章）朋酒毛傳曰兩樽曰朋以鄉飲酒

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間有玄酒是用兩樽
也按殷世質朴不知已有此禮否而豳民
尤處田野亦未必備設兩樽其云朋酒當
是朋儕爲酒乃歲時伏臘田家作苦之意
耳躋彼以下另是一事其云稱彼兕觥與
朋酒句明不相涉公堂毛傳謂學校近是
蓋殷日序豳公國中亦必有之農人躋堂
稱觥以慶君上非必至豳公之堂也
此篇首章言衣食之原前段言衣後段言
食二章至五章終前段言衣之意六章至

八章終後叚言食之意人皆知之矣獨是每章中凡爲正筆閒筆人未必細檢而知之也大抵古人爲文正筆處少閒筆處多蓋以正筆不易討好討好全在閒筆處亦猶擊鼓者注意于旁聲作繪者留心于畫角也古唯史記得此意所以傳于千古此首章言衣食之原所謂正筆也二章至五章言衣中唯載玄載黃我朱孔陽二句爲正筆餘俱閒筆二章從春日鳥鳴寫女之採桑自執懿筐起以至忽地心傷描摹此

女盡態極妍後世咏採桑女作閨情詩無以復加使讀者竟忘其爲言衣食爲王業之本正意也三章曰條桑曰遠揚曰女桑寫大小之桑並採無遺與上章始求柔桑境界又別何其筆妙雖正寫玄黃帛成而曰爲公子裳仍應上公子閒情別趣溢于紙上而章法亦復渾然八月載績一句言麻古絲麻並重也此又爲補筆四章則由衣裳以及裘又由裘以及田獵閒而又閒遠而益遠五章終之以改歲入室與衣若

相關若不相關自五月至十月寫以漸寒之意筆端尤為超絕妙在只言物使人自可知人物由在野而至入室人亦如此也兩入字正相照應六章至八章言食中唯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四句為正筆餘俱閒筆六章分寫老壯食物凡菜豆瓜果以及釀酒取薪靡不瑣細詳述機趣橫生然須知皆是佐食之物非食之正品也故為閒筆七章稼同以後併及公私作勞仍然播百穀三字以應正

旨八章併及藏冰之事與食若不相關若相關而終之以田家歡樂尊君親上口角津津然使人如見豳民忠厚之意至今猶未泯也

鳥語蟲鳴草榮木實似月令婦子入室茅綯升星似風俗書流火寒風似五行志養老慈幼躋堂稱觥似庠序禮田官染職狩獵藏冰祭獻執功似國家典制書其中又有似採桑圖田家樂圖食譜穀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

增七月在野三句應兼指農人棲息而言方有意味七月秋暑未清尚可在野猶書所謂厥民因也謹按

御纂詩義折中聖人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畢出如在野而動股振羽也冬令民畢入如在宇在戶而入牀下也豳民習此久矣云云自是此章確解前此說詩者似亦見及而未能如此詳明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本韻恩斯勤斯

鬻子之閔本韻斯此也下同○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本韻○予

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

未有室家本韻○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

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本韻

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拨于後之辭是既誅管蔡而作恐成王猶疑其殺二叔故作詩貽之王亦未敢誚公迨風雷之變乃親迎公歸或必從鄭氏解書之義以辟爲避以居東爲居國之東因主此詩爲未誅管蔡之前作曰以鴟鴞爲武庚庚既已誅豈猶慮其毀王室耶不知此乃指前日而言且誅管蔡後殷人尚未靖也安得不慮其毀王室乎又曰使此詩作于殷人畔後則所云未雨綢繆者謂何不知此謂武庚雖誅殷民

不請正當蚤為計耳上雖以毀室屬鴟鴞言此又言下民則旨益露矣又曰既誅管蔡而成王尚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深矣夫書不云王亦未敢誚公乎且如彼說其尤謬不去者在既取我子一句子自指管蔡今以指成王為之說曰洛誥朕復子明辟可證此是已然取字終作何解乎或以子為民益謬

一章恩斯勤斯二句承上子而言本意重在室故下復言予二句下章則單言室矣古

人文自是如此集傳爲補之曰況又毀我室乎不必○二章集傳曰誰敢有侮予者大失或字語氣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起二句不用韻）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互字句）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本韻）蜎蜎者蠋（賦中興）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爲末章地）下（本韻○賦也下同）○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曲盡荒涼之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本韻）町畽鹿場熠燿宵行（本韻）亦可畏

也伊可懷（本韻）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賦中興）婦歎于室洒埽穹窒（為末章張本）我征聿至（本韻）有敦瓜苦烝在栗薪（閒情冶致）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本韻）○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賦中興）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本韻）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本韻）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本韻）

（詩○乃○作○此○香○艷○幽○情○之○語○妙○絕○）（○歷○敘○婚○姻○始○嘆○）

小序謂周公東征大序謂士大夫美之作是詩皆是或謂周公作未然大序謂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之望久也猶是謂四章爲男女之得及時則非矣蓋不知詩意之妙也說見下

一章 勿士行枚當如鄭解謂不必事行陳銜枚○五章 熠燿螢也宵行夜行也人人知之集傳因下熠燿其羽遂疑熠燿非蟲而以宵行當之旣以蟲名爲辭語而又自造一蟲名甚奇楊用修已極駁之謂下熠燿其羽言倉庚猶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用字法也旣言可畏何以又言可懷蓋畏者畏其荒凉懷者懷其舊居也○三章 以鸛斥

于垤與婦嘆于室爲首章以蝸與獨宿之意垤土之隆起蓋小丘也左傳曰敝及于垤皇謂寢門闕也又曰葬于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壘土爲之皆曰垤方言曰楚鄭以南蟻土謂之垤則西北不爾可知毛傳謂螘塚夫螘塚其大幾何而鸛可鳴其上耶又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亦鑿詩已言零雨矣豈特將雨乎集傳又附會爲將陰雨蟻出垤而鸛就食之尤可笑幾曾見鸛食蟻來鄭氏謂鸛將陰雨則鳴亦鑿

謬戀之皆不離高叟之見耳○四章倉庚于飛二句興下之子于歸鄭氏謂嫁取之候謬且果臝結實瓜苦在薪乃秋時景忽又入春乎此章言其歸之樂也解者謂軍中有新娶者意味索然鄭氏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其意稍近但其解如之何曰不知其何如竟不成語令人發嘔彼不知如之何者乃是勝于新之辭也古今人情一也作詩者亦猶人情耳俗云新娶不如

遠歸留此意若詩不合人情亦何貴有詩哉舊如之何杜詩已為注脚矣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末章點蕩之極直是出人意表後人作從軍詩必描畫閨情全祖之不深察乎此泛然依人謂三百篇為詩之祖奚當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本韻○比而賦也下同○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本韻）○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本韻）

此四國（四國解見下）之民美周公之詩中有哀我人斯句明是民矣大序謂周大夫非也集傳謂軍士荅周公前篇尤武斷其以爲軍士作者以有我斧我斨等字也然非此解（見下）

每章首二句是比以斧比周公以斨錡銶比成王猶云既危我周公矣又將危及我成王也鄭氏曰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

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得之自
歐陽氏誤以斧斨爲殺伐之用集傳從之
嚴氏已不信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
戈矛戟無言斧斨錡銶者斧與斨並言乃
豳人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
屬皆非兵器是已按下篇云伐柯伐柯匪
斧不克尤可證然其謂行師有除道樵蘇
之事故用斧斨則迂矣况非此解乎四國
商與管蔡霍也毛氏謂管蔡商奄非也其
時奄已封魯矣集傳謂四方之國何玄子

曰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非泛指四方明矣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本韻也○比○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本韻○比而賦也

周人喜周公還歸之詩

齊風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與此同蓋必當時習語故首章全用為比下章又單承伐柯為比謂伐

柯者以斧則其則不遠矣今我覯此之子則籩豆有踐矣之子指周公也籩豆有踐言周公歸其待之之禮如此也通篇正旨在此二句舊解太支離集傳分首章爲欲見周公之難次章爲得見周公之易亦臆解且以末二句皆爲比體承上取妻而言按下篇我覯之子明指周公則此豈不異而籩豆有踐亦不似同牢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本韻興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本韻與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本韻與也○○是

忿、入、急、調、坂、留、情、狀、如、見、

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本韻

兮賦也

大序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其說甚支離鄭氏以鴻飛二章爲周人曉東都人之詞于末章又言東都人以公西歸而心悲前後不貫嚴氏以鴻飛二章爲西人謂東人末章爲東人答西人亦鑿集傳以爲皆東人作是已但以首章爲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喜得見之又未然下章皆言公歸周公居東已二年豈方喜得見便即歸乎蓋此詩東人以周公將西歸留之不得心悲而作首章以九罭鱒魴爲興追憶其始見也二章三章以鴻遵渚陸爲興見公歸將不復矣暫時信處信宿于女耳女者指公于我公以我爲女也末章乃道其情焉

解此詩者最多執滯于九罭或以爲小網或以爲大網于袞衣繡裳以爲迎歸之服于遵渚遵陸或以爲鴻不宜在渚陸或以

爲鴻當在渚不當在陸于女字或以爲東人指西人或以爲西人指東人皆非集傳只取大意得之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本韻〇比而賦也下同〇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本韻

此美周公之詩

此反比也几几正跋疐之反章法奇變

狼之跋胡疐尾也毛傳以爲有胡殊混嚴

氏以爲落弃或以爲食藕大抵此等處不
能詳求亦不必詳求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